

朱良志艺术研究系列

(修订版)

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

ZHONGGUO YISHU DE SHENGMING JINGSHEN

朱良志 著

2

安徽教育出版社

J052/26

2006

(修订版)

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

ZHONGGUO YISHU DE SHENGMING JINGSHEN

朱良志◎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朱良志著. — 2 版(修订本)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朱良志艺术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336 - 1690 - 8

I. 中... II. 朱... III. 艺术评论—中国
IV. 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183 号

责任编辑:王竞芬 装帧设计:朱 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960 1/16
印 张:24.25
字 数:350 000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 2 版 200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8 001 - 10 000
定 价:36.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551)2822632 邮编:230063

第一编 生生之源

——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的根源

本编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背景上，探讨艺术生命精神形成的内在机制。选择了生命结构、生命时间、生命基础和生命符号四个问题，逐一剖析中国文化和哲学影响艺术生命精神的内在逻辑点。

从总体倾向上说，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哲学，以生命为宇宙间的最高真实。我们说生命，有不同的指谓，有生物学上的生命，有医学上的生命，也有哲学层面的生命。从哲学的层面看，生命是一种精神（此精神，不是言其观念，而是就本体和真实而言）。中国哲学认为，这个世界是“活”的，无论是你看起来“活”的东西，还是看起来不“活”的东西，都有一种“活”的精神在。天地以“生”为精神。因为“活”，世界即联系。不“活”，世界即枯竭，生命即断流。中国人以生命概括天地的本性，天地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有生命，都具有生命形态，而且具有活力。生命是一种贯彻天地人伦的精神，一种创造的品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就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体、为最高真实的精神。

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一气化的宇宙，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早期哲学观念。中国人认为，通天下一气，世界中一切都在这气化世界中浮沉，这气化的世界是一个流动、欢畅、生生相连又绵延不绝的生命全体。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时空观念，时空合一、以时统空、无往不复以及强调生命的节奏化等，都体现出和西方哲学不同的特质。中国人在汉字和易象影响之下，还产生了一种言象互动的哲学传统。这种独特的文化哲学因缘，造就了中国艺术独特的精神。





目 录

第一编 生生之源 ——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的根源

第一章 生——生命结构论	001
第一节 “生之谓性”：中国哲学关于生命即本体的思想 ...	001
第二节 “生生之德”：中国哲学关于生命关联的理论	007
第三节 “生之谓仁”：儒家生命哲学的逻辑结构	022
第四节 达生 卫生 赏生：道家生命哲学的基本取向	030
第二章 时——生命时间论	040
第一节 四时模式	040
第二节 时空合一	050
第三节 无往不复	056
第四节 生命节律	063
第五节 莫若以时	069
第三章 气——生命基础论	077
第一节 血气：以自然生命为基础的生命统一观	077

第二节	一气:以宇宙生命为依归的万物一体观	088
第四章	象——生命符号论	101
第一节	汉字符号与艺术生命	101
第二节	易象符号与艺术生命	109
第三节	象:中国艺术论的基元	122

第二编 生生为艺

——生命精神在若干艺术部类的体现

第五章	中国画的生命精神	133
第一节	重视生命是中国画的最高纲领	133
第二节	对生命的推重影响中国画的发展道路	142
第三节	生命精神在形式构成因素中的体现	152
第四节	生命精神在画境中的体现	163
第六章	中国书法的生命精神	175
第一节	取象:建立以生命为中心的创作观	175
第二节	取道:探取创化元精	184
第三节	取势:创造生命的动感	188
第四节	取韵:追求生命的趣味	197
第五节	以象评书:复演生命的世界	203
第七章	中国园林的生命精神	209
第一节	园林创造中所遵循的生命原则	209
第二节	园林品赏中所体现的生命精神	223



第三编 体证生生

——中国艺术的生命体验理论

第八章 虚静	237
第一节 “虚静”的三个层次	237
第二节 “虚静”说成因简说	246
第三节 “虚静”与“距离”	249
第九章 共感	254
第一节 定势:共感的心理前提	254
第二节 共通:共感的内在哲学基础	259
第三节 虚静心态中形成的天机自张境界	264
第十章 物化	271
第一节 生与天行	272
第二节 以物为量	276
第三节 静观物化	282

第四编 生生之韵

——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相关概念研究

第十一章 诠“明”:中国艺术的光明境界	285
第一节 归复生命的本明	286
第二节 以生命之光观照	292
第三节 意象在光亮中化生	297
第四节 几种与光明有关的艺术境界	302

第十二章	辨“远”:中国艺术的生命距离观	305
第一节	远与真:在距离中安顿生命	306
第二节	远与返:在距离中展开生命	310
第三节	远与游:在距离中观照生命	314
第四节	生命距离之美感	321
第十三章	论“适”:中国艺术的生命愉悦观	329
第一节	适人之适:具有生理和伦理倾向的一般愉悦	329
第二节	自适其适:摒却功利的自由愉悦	333
第三节	忘适之适:忘却愉悦的终极愉悦	338
第十四章	议“新”:中国艺术的生命创造精神	342
第一节	中国艺术创造精神的哲学因缘	342
第二节	中国艺术创造精神在理论范畴中的体现	350
第三节	中国艺术生命创造精神的特点	353
第十五章	说“圆”:中国艺术的生命整体观	357
第一节	太极之圆:艺术生命之源	357
第二节	圆满之圆:充满圆融的生命境界	361
第三节	圆转之圆:流动不息的生命精神	365
第四节	大圆之境:艺术生命之至高境界	370
初版后记	375
再版后记	376



第一章 生——生命结构论

第一节 “生之谓性”：

中国哲学关于生命即本体的思想

生，《说文》：“𠂔，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此说甚确。卜辞中生作𠂔（甲380），𠂔（粹1131），像草木由土中滋生而出。卜辞中生有三义，一为生长，这是本义，如“不其生”（南无15，丙230）。一为活意，由生长意引出，如“生鹿”（粹951）、“生鷄”（乙1052），即活鹿、活鸡。另一义尚不明，用以指时间，如“生八月”（佚938），陈梦家等以此“生”为“下”，“生八月”，即下一个八月。可见，卜辞中“生”之意主要指生长以及用以形容生长的活泼形态。后之释“生”者，多与这些意思有关。《广雅》：“生，出也。”《广韵·庚韵》：“生，生长也。”《玉篇》：“生，产也，进也，起也，出也。”在古代汉语中，“生”主要与生命有关：从万物生长过程看，“生”不仅指初生，也指生长。从自然生命来看，“生”既指植物生命，又指动物和人的生命。从生命存在而言，“生”又是相对死而言的。从存在状态而言，“生”是活泼泼的，而非僵硬、死寂的。“生”最接近于今人所说的

“生命”一词。

“生”与“性”相通。甲骨、金文无“性”字，先秦典籍中“生”与“性”并有，然又多以二者通用。清徐灏云：“生，古性字，书传往往通用。”此说不诬。《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郑玄注：“杜子春读生为性。”王念孙《读书杂志》：“生，读为性。《大戴礼》作性。”《左传·昭公八年》杜预注：“性，生也。”《左传·昭公十九年》：“民乐其性而无寇讎。”《正义》云：“性，生也。”《吕氏春秋·孟春纪·性情篇》：“性者，生也。”后世还常将“生”和“性”二者混而用之。从“性”是后起字这一点看，“生”当即“性”的本字，徐灏之“生，古性字”应是允当的解释。“生”本就含有“性”的意义，随着语言之细化，后世加“心”而成“性”。“性”和“生”对话之广泛运用，说明“生”“性”二者意有相通，故而互借。其中所通之意反映了先人重要的思想观念：生指生命，性有本性、本质意。即是说，生命是天地自然之本性。

进而言之，“生”本指自然物的孳生长成，后亦指人的生长。姓，从生从女，标示人之所生。《说文》：“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白虎通·姓名》：“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可见，“姓”与“生”亦相通。百姓，金文作“百生”（颂鼎、甲盘）。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生假借为姓。”《左传·昭公十一年》：“归姓也。”杜注：“姓，生也。”《管子·大匡》：“夫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亲。闻容昏生，无丑也。”戴望《校正》：“生读姓。”《列子·说符》：“秦穆公谓伯乐曰：子姓有求马者乎？”顾炎武云：“姓之为言生也。”《曲礼》：“纳礼于天子曰备百姓。”注：“姓之言生也。”姓为人生之本，标志人所由生之符号，在一个宗法思想浓厚的国度，姓具有重要意义，姓昭示人的自然生命之根系。故从自然生命角度言之，姓即是性，生命乃是人的本质。

自然万物和人都以生命为其根本特点，这一在语言层面中包含的重要思想，是中国文化长期演化的结果，它的直接根源是早期社会对



生命的崇拜^①。对生命的崇拜,促进了人们对生命的认识,以生命为天地万物之本性就是理性自觉的产物,标志着人们对生命认识的飞跃,这种生命主要指自然生命(外物生命和人的生理生命),还不能说是一种生命精神,那种天地万物背后流淌不息的生生宇宙。但是,将自然生命作为一种“性”,即天地万物之本质,实际上已接触到世界背后那无所不在的生命精神。只是尚未上升为抽象的理论概括。这一工作是从先秦到宋明之间的长期哲学讨论中完成了。语言学中的“生”、“性”相通,直接化为哲学领域中“生之为性”这一命题。

《易传》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扬雄谓“天地之所贵曰生”。此二语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对生生精神的集中概括。天地以生物为本,天地的精神就是不断化生生命,创造生命是宇宙最崇高的德操。万物唯生,而人必贵生。“生”在这里已经不是具体的自然生命,而是包括从自然生命中所超升出的天地创造精神。

在先秦哲学中,“生”乃指一种抽象的精神形态。即从生命的形态、生命滋生的动态、生命延展的过程,抽象为一种哲学精神。《易·乾·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义》:“天本无情,何情之有?而物之性命,各有情也。所禀生者谓之性,随时念虑谓之情。”性即是万物所禀生之理,生即是“性”。生为天之道,天只以生为道。生命是宇宙的根本精神,是最高本体。乾道变化,就是天地的变化。天地变化,所显示的就是生命各有其序的精神。《易·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程释云:“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成之者性也,

① 除了大量的民俗文化中所显现的早期社会对生命的崇拜之外,在汉字中也有遗存。如汉字中表现至上神的“帝”,在卜辞中用为三义,一是上帝义,名词;二是禘祭一神,是动词;三为庙号的区别字,如帝甲。卜辞中记载帝的权利很大,天上有云是帝之所兴,天空有雷乃帝之所示,风风雨雨,都由上帝拨弄,丰年灾年,惟帝之意愿而至。而“帝”乃“蒂”的初文,是草木花萼的象形字,这里所透出的万物有灵的观念中,也显示出对生有生命的崇拜。

成却待它万物自成其性须得。”又谓：“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为道。”生为天地之根本，崇此生义，即是继其善，化成万物，即是各定其性。物生有性，万物是生之道的化，万物之中含有生之性，即永恒的生命精神。万物各有其生，各张其性，然统而管之则为一性，即天地生生不息之理，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也。此中性为生之性，生为性之生，一物有一物之性，万物只是一性，即生之性。所透露出的思想极为明晰：生生不已的创造精神乃天地之本质，生命为宇宙的本体。

宋明理学家言及天地之性，多从“生”着眼。在传统易学中，元亨利贞四德，乃分属于春夏秋冬之象，四德表现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生命顺序，四德乃生之序，四德之所由生，突现了生之理。程明道云：“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故元者善之长也。”元亨利贞，以元为生，元者生也，亨利贞则是生之展开，元即是以生统四德。朱熹云：“元亨利贞，性也。”也即是说：“生，性也。”宋明理学家还将“生”视为天地之心。张横渠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唯是生物，天地之德曰生也。”朱熹亦云：“某谓天地别无勾当，只是以生物为心，一元之气，运转流通，略无停间，只是生出许多万物而已。”这里强调，生为天地之心，生为天地之本、天地之性。

“生之为性”，已不是语言层面上的自然生命为万物之本的简单论断，“生”在此化为一种生之心、生之质、生之理、生之道，是横亘于天地万物之中的生命精神，唯有此精神才可称为宇宙之性。《孝经说》云：“性者，生之质。”董仲舒亦云：“性者，生之质也。”自然生命、生命形态不能称为性，唯生之质才为性。宋明理学家多从理上着眼，朱熹谓：“生之理谓性。”吕大防谓：“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所谓生理为性者，即是天地生物精神为宇宙之本质。

从崇拜生命到重视感性生命再到从哲学中抽绎出一种生命精神作为宇宙之本质的认识过程，说明了古代中国人对生命认识的不断深化，其中突现出古代中国人的唯生思想。这种唯生思想强调：（一）万



物有生,天地万物无不充满昂然奋进之生命,人类万物、飞潜动植无不是生命的结晶。(二)一切在天地间流动的生命都是生之理、生之质、生之道的体现,宇宙内在的生命精神控驭着一切。(三)这生之理、生之道、生之质是宇宙之“性”,生命为最高的本体。(四)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人的文化创造应效法天地,吮吸宇宙创生之精气元阳,高明其心,廓朗其意。(五)归于自我,即归于我之性,并可合万物之性。天人合一是生的合一。宋陈淳《四书性理字义》释性道:“从心生。”以心体生,即会于天地之性。

钱穆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对物,可谓是科学文化,中国文化主要是对人对心,可称之为艺术文化。”^①方东美说:“各主要文化的决定因素,在希腊是哲学,在印度是宗教与哲学,在中国是艺术与哲学。”^②中国人将哲学与艺术相融,哲学的高度发展是和艺术相辅相成的,哲学精神寓于艺术境界之中,艺术是哲学的延伸,也是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人通过艺术体味人生,成就至高的哲学智慧,艺术精神和审美态度成为哲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哲学之生命精神必然会延伸到艺术,甚至在艺术之中才能充分体现这种精神。

在中国人看来,生为万物之性,生也为艺术之性。艺术是人的艺术,表现的是人对宇宙的认识、感觉和体验,所以表现生命是中国艺术理论的最高准则。画家傅抱石说:“一切艺术的真正要素乃在于生命,且丰富其生命。有了生命,时间和空间都不能限制它。”中国艺术家以体现生命为艺道不二法门,生命被视为一切艺术魅力的最终之源。中国艺术家视天地自然为一大生命世界,鸢飞鱼跃,花开花落,日升月沉,乃至僵石枯树,一切无不有生气荡乎其间,一切都充溢着活泼的生命,传统思想中的“万物有生论”在艺术中表现得更彻底、更为诗意化。

①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23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② 原始儒家道家研究.第一章.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3.

艺术乃是以形象反映世界,在表现生命为最高原则的中国艺术论看来,其一,艺术形象必须具有“生姿”——玲珑的活态,即要有一种活泼泼的样态,故须化静为动,转实成虚,点枯为生,一切死物僵态都与真正的艺术绝缘。其二,艺术要以“生姿”体现内在的“生意”,中国艺术不是仅仅对动感感兴趣,而是要追求活态背后所蕴藏的“生意”,即宇宙生生之精神。其三,正是基于对生命精神的认识,中国人在审美上又对玩味“生趣”颇倾心,天机流荡、气韵生动、生趣盎然则成为判断艺术成败的基本标准。艺术形象是“生姿”和“生意”的统一,意为姿之质,姿为意之谋。“生趣”又是“生姿”和“生意”统一所产生的韵味。由此而引出中国艺术中生命形象、生命精神、生命趣味诸问题。

重视生命是中国艺术尤其是诗、书、画、乐、园林等的基本特征。即如绘画而言,中国画家将表现生命作为最高纲领,画家目光所及,大自然生机勃勃,盎然而为活泼流荡之空间,一脉生命之流在绵延,即使是僵硬质实的形态也在这流转中化为活泼的风物。清王昱说,画家“眼前无非生机”;清布颜图说:“夫大块负载万物,山川草木动荡于其间者,亦一息相吹也。”苍茫之自然,充满着亘古不息的生命冲荡,画家作画唯在于酌取此生机、生意。故中国画有“写生”之术语,此写生不同于西方美术学的写生概念,而是泻落万物之生意。清方薰《山静居论画》这样解释:“古人写生,即写物之生意。”人物、花鸟中的写生法是要描绘出花鸟、人物活泼泼的情状。中国画学有“写意”一说,并分为大写意、小写意。所谓写意,也就是泻落自己心灵之意,心灵中对活泼泼世界的感受,写出一草一木的性情,写出一山一水中的气脉。明唐志契《绘事微言》说:“岂独山水,虽一草一本,亦莫不有性情,若含蕊舒叶,若披枝行干,虽一花而或含笑,或大放,或背面,或将谢未谢,俱有生化之意,画‘写意’者,正在此处着精神。”在他看来,写意,就是要写出生生化化之意。中国画以表现“生意”为重要目标,有生意则自成高格,无生意者便落为下尘。米芾《画史》评董源说:“岚色郁苍,枝杆劲挺,咸有生意”,因而目之为格高无比。米芾是一位艺术鉴定专



家,他曾见到北宋初年绘画大师李成画二本,一本《松石》,一本《山水》四轴,当时李成画伪作很多,米芾鉴定二画说:“形貌似尔,无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张,枝干枯瘦多节,小木如柴,无生意,皆俗手假名。”生意成了他区别真伪的标准。中国画家喜玩味生命的韵味,即所谓“生趣”。清代绘画批评家邵松年说:“凡天地间奇峰幽壑,老树长林,一一皆从一心独运,虽千幅百尺,生趣滔滔。”生趣滔滔,用语极重,用以形容生机之重要。另一位富有卓识的画家戴醇士说:“画者生机,刻意求之,转工转远,眼前地放宽一步,则生趣既定,生机自畅耳。”此以“生趣”、“生机”立论,他们的观点颇能反映中国画学的总体倾向性。在中国艺术理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二节 “生生之德”： 中国哲学关于生命关联的理论

生命为人类与自然所共有,在中国早期哲学中,就有关于生命的深入思考,产生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思想,“生生”哲学就是这方面思考的凝结。

在先秦,“生生”是个熟用语,典籍中多有用及。若综其大概,则有三意:一类多见于道家学派的著作中,“生生”为一贬用语,意为贪生,意思是:太把生命当生命。《老子》第五十章:“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生生之厚,第一个“生”用为意动词,即奉养、享受,第二个“生”为名词。老子的意思是,太厚奉自己的生命,反而不得葆养生命。《庄子·大宗师》说:“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庄子提倡“杀生”,即绝贪生之妄念,达于不生不死之地,故长生。“生生”乃是为生而生,太“贵生”、“贪生”、“益生”,念念都在生,故不得其生。此即所谓“亡生者

不死也，矜生者不生也”。老庄此论在后代颇有影响。《淮南子·精神训》说：“夫人之所以不能终其命而中道夭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晋潘尼《安身论》说：“非谓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乐也。”道家的观点不是反对重视生命，而是强调对生命的颐养，顺应自然地养。

二，“生生”含有“进进”之意。《尚书·盘庚》有四处使用“生生”：“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孔安国以为此四处“生生”意相同，即“进进”。孔颖达《正义》释“进进”云：“物之生长，则必渐进，故以‘生生’为‘进进’。”“生生”即指生命的向上升腾，《尚书》引作渐进之义。宋张载《横渠易说》释“生生之谓易”之“生生”为“进进”，恐是袭用此意。

三，“生生”指化育生命，“生”之叠用，谓生命之绵延不绝。第一个“生”用为动词，有孳化、产生之意，第二个“生”用为名词，即生命。《黄帝内经·素问》有言道：“生生化化，品物成章。”《列子·天瑞》：“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张湛注云：“不生者固生物之宗。”以“生生”为生物。而将“生生”用为孳化生命的典型例子是《周易·系辞上传》之“生生之谓易”。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汉荀爽曰：“阴阳变易，转相生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云：“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前后之生，变化改易，生必有死，《易》主劝诫，奖人为善，故云‘生’，不云‘死’也。”生生相续，是谓变易之理。生生，就是恒生，永恒不灭的生命（时），无有穷尽的生命（空）。故此，“生生之谓易”实际上就是“生生之谓《易》”——《周易》一书就是表现“生生”之理的。正如杨万里所说：“易者何物也，生生无息之理也。”这便将先秦时的一个熟用语上升为概括宇宙生命普遍特点的重要哲学范畴。易学史上有“易名三义”的说法，即：变易、简易、不易，这三义可以概括为：“以简易的方式显示生命的变易为宇宙永恒不易之理”。



老庄对“生生”的态度含有忘生以达生的思想,自有深蕴,此不细论。这里唯以后二者为入口处,来展示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里,“进进”是生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过程,而“生生之谓易”之“生生”又是表现后生续于前生,即表现生命之间的联系以及在这些联系中展示的生命孳生化育力,”生生”哲学背后突现的是生命无所不在的联系特点。

若循此以进,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哲学所强调的生命联系观,既简单质朴,产生于直观经验之中,与人们的生存活动契合无间;又义奥蕴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命的认识。生生所反映的生命联系性特点,有多种侧面:同一生命不同生长过程的联系,此侧重于后生续于前生,此点强调生命常而不断,生命不是断线残珠的或有或无,而是一种“流”,绵延不已,生生不息。不同生命的交替演进的联系,此侧重于新生替于旧生,此点强调生命之间无限的往复循环,强调“变”。还有不同生命之间的平行联系,此侧重于此生联于彼生,此点强调生命之间彼摄互通,共同织成一生命之“网”,每一生命都是这网中的一个纽结,自一纽结可以反观整体生命的特点,等等。从本质上说,这些联系均源于溥贯万物、无所不在、无所不通的生命,因而人们认识生命可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生到新生之间流眇观照,又可从此物延及彼物,发现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功能上说,无所不在的生命有无所不在的联系,而无所不在的联系中又表现出巨大的孳生化育力。

一、纵向关联:生命的孳生与化育

我们先从商代的四方神崇拜谈起。商周时已有东南西北四方的概念。卜辞中有这样的记载:

东方曰析,风曰荔。

南方曰炎,风曰毘。